

蘇聯小說通俗本

工人之家

原譯名“我愛”



蘇聯小說通俗本

工 人 之 家

原 譯 名 “我愛”

愛·亞弗勤哥 原 著
孟 處 人 譯
海 天 改 寫

元昌印書館

工 人 之 家

本書根據新羣出版社
1951年8月出版中譯本改寫

定價 \$700 元

元昌印書館 出版

上海山東路128弄203號

通聯書店發行

上海山東路128弄11號

序

本書原譯名『我愛』，通俗本改爲『工人之家』。原書是自傳體，現在從原譯文第三章以下，將第一人稱改爲第三人稱。這是一部關於革命鬥爭和生產鬥爭的蘇聯名貴讀物。故事從沙皇時代說起：工人受壓迫，受苦難，掀起罷工運動，不怕失敗，鬥爭到底！後來說到革命成功時社會改造情形，工業建設情形，以及第一次五年計劃中鋼鐵工人的生產鬥爭。書中前半部以一個『工人之家』爲中心，描寫舊時代工人的慘酷遭遇和堅苦卓絕的工人運動。老倪科洛是德帝國主義侵略者榨取下的一個礦工；勞動一生，受盡折磨，並因資本公司忽視安全設備，礦穴坍塌時，他活埋在裏面。救活後，身體和精神方面，已經大受打擊。老年時積勞成病，變成一個瘋子，無醫無藥，慘死在小土屋內。他的兒子倪士達，在罷工時，被銑鐵熔液的火花爆瞎了一隻眼睛，開除出廠後，又被一個惡毒的工頭毆斃。他的長孫倪古士，工作時被燒得灼熱的鐵條打斷了手臂，後因鼓動工潮，被流放到西比利亞。二月革命後回來，領導羣衆運動，死於哥薩克騎兵亂刀之下。倪士達的大女兒華兒，受了流氓惡棍的欺負，流落而死。倪士達還有一個小女兒叫爾佳；兩個小兒子：一個叫志佳，一個叫山寧。這三個孩子沒有父母，沒人照顧，日夜坐在小土屋中一個俄國式煖爐裏面。有一個早晨爾佳和志佳都凍餓死了，山寧昏暈了過去。這三具孩屍，被警察局運屍車運去野葬，半路上山寧醒了轉來。

這個「工人之家」，祖孫三代，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下，犧牲殆盡，只剩一個十一歲的山寧，正當二月革命的大騷動時代，流浪在十字街頭。就在這個時期，山寧碰到一個賊伯伯雲裏飛。山寧和雲裏飛在一起，到處流浪。沒多時，雲裏飛拋棄了他。山寧和另外兩個流浪兒童到塔什干去，被捉進反動教會所設立的孤兒院中。這是殘殺兒童的大屠場。凍餓羸弱的孩子們，受盡虐待後，患斑疹傷寒死的，日夜不絕。山寧第一次逃走未成。這和我們浙江省嘉興反動天主教徒的殺嬰堂（他們自稱仁愛堂）比較，真是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在俄國，在中國，貧苦的孩子們都會遭受到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毒手。山寧終於逃出魔手，被鐵甲列車「頓巴斯無產階級」號帶到波蘭前線。不久回國，山寧犯了錯誤，脫離鐵甲列車，再度流浪。他不幸又碰到雲裏飛，被這個棍徒用利刃刺傷，倒臥在樹林中。近旁有人民設立的流浪兒童公社，發現了他。他的刀傷醫好，就在流浪兒童公社裏學習做工。

山寧雖經兩度過着流浪生活，但並未喪失了工人出身的高貴品質。他在流浪兒童公社中，經過幾次思想鬭爭，受到公社領導者安東的教育和啓發，同社兒童的鼓勵和幫助，高貴的工人品質發揚光大起來，成爲一個模範的生產英雄，光榮地加入了共產黨。他覓到了戀愛的對象，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建立了新的工人之家。全書描寫着工人們的極端困難、極端艱苦，但他們堅持着不斷的鬥爭，獲得最後的成功！

本書原著者，蘇聯A·亞弗勒哥；中文譯者，孟虞人；上海中蘇友好協會編，新華

出版社印行。現根據中譯本改寫，謹向孟虞人先生表示感謝！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海天

目次

序

第一回	小礦山變成大企業	爛泥谷建立狗兒村	一
第二回	礦穴中活埋鐵漢	宿舍裏掀動工潮	八
第三回	老祖父大發瘋病	青少年痛打工頭	二四
第四回	斷臂工人鬥爭到底	貧民兒女災難臨頭	三二
第五回	工人之家滿門遭難	二月革命全國騷然	六
第六回	賊伯伯訓徒爲惡	孤兒院殺人如麻	三三
第七回	流浪兒參加革命	老冶工指揮列車	四三
第八回	小山寧搞通思想	共產黨教育孤兒	四九
第九回	鐵工廠規模宏大	副司機智勇絕倫	五七
第十回	冶鐵洪爐熱流洶湧	工場競賽突擊成功	六三
第十一回	鎔爐間戰勝火敵	工人城大放光明	七九
第十二回	冒奇險輕生運生鐵	享幸福熱愛建家庭	八七
附錄	本書重要人名表		八四

第一回 小礦山變成大企業 爛泥谷建立狗兒村

話說俄國沙皇時代，政治腐敗，貴族橫行，地主和資本家剝削勞動人民，無微不至。那時還有一些外國流氓，在俄國領土內，興辦工礦事業，榨取工人的血汗。在日俄戰爭期內，有一個德國人正開掘着一所煤礦，並設立了一個鐵工廠。本書的慘烈故事就在這個時期開始。原來這個德國人不知從那裏弄來了一筆有血腥氣的資本，跑到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來，混水摸魚。他在一個冷落的小村莊外，買了一座小礦山，辦了一個小工廠。沒多幾年，靠着工人的勞動力，養胖了這個德國人，擴大他的資本額；於是小礦山推廣開去，變成了頂大的煤礦山；小工廠擴大起來，成為資本雄厚的大鐵工廠。冷落的小村莊，繁榮得很快，儼然是一個現代的工業城市了。那一座村莊外的小山，也已面目一新。山頂上建築起時髦房屋，花園住宅；住在那裏的是：礦山老闆、外國僑民、工廠裏的總經理、工程師、礦山的管理人、工頭和技師這一些人。在這個華貴住宅區的下面山坡上，住着一些高級職員，更下一層，那就是普通職員的住所。至於那些出賣勞力的工人，用他們的血汗創造這個現代城市的工人，都住在山谷旁，潮濕簡陋的貧民窟裏。可是住在貧民窟裏的人還是幸運兒。他們都是來得很早的老工人和機械工人等。至於那些後來的普通工人，單身漢還好，可以住在狹仄傭礙的工人宿舍裏，帶有家眷的那就糟糕了。在這個礦山上，到處都派用場，不留一小塊空地。只有一處倒垃圾的山谷

中，堆滿了爛泥，臭氣冲天，叫做爛泥谷，還沒有人顧問。却說這一羣受盡剝削的工人裏面，有父子兩人：父親叫倪科洛，兒子叫倪士達。他們兩人都在礦山上做粗工。有一個早晨，倪科洛從睡夢中一覺驚醒，彎起身來，靜聽了一下，急忙忙跳下床來，跑到房間角落上一個駝背礦工的身旁，拍拍他的肩膀，問道：『汽笛響過多少時候了？』駝子在那裏做草鞋，慢吞吞回答道：『早哩，汽笛剛剛響過。』倪科洛再四面一看，宿舍裏的工人都還睡着，他知道時間還早。宿舍中備有水槽，他用手掌舀起冷水，匆匆的一洗眼睛和鬍子。他可沒有手巾擦臉，就拿起衣襟來揩了一揩。他忙着穿草鞋，做禱告，披上一件帆布外衣，揹上一隻皮袋。裝在皮袋裏的是他的勞動工具，一對鋒利的鑿子。他再從舖位下拿出一把鶴嘴鋤，又把一些碎麵包塞在皮袋中。他忙亂了一陣子，剛剛端正好一切，第二次汽笛又叫響了。工人宿舍裏一番騷動，大家都已驚醒。倪科洛臨走時，看看自己兒子的舖位，見床上無人，倪士達早已上工；他不禁讚賞道：『他真是一個好兒子，第一個去上工！』倪科洛父子兩人都是好工人，肯拚命的幹活，可惜生存在黑暗的資本主義時代，替黑心的資本家做了一輩子牛馬，結果是慘不忍言，這些後話不提。且說那一天倪科洛快手快脚的從宿舍裏跑出來，無非想頭一個下到煤礦井裏去。他一路奔走，趕到礦坑入口處，當升降機開始下降時，他搶先占了一個位置。礦工哥華爾看見他這樣巴結工作，不免諷刺了他幾句，他也不理會。礦坑裏的升降機原是一個小鐵籠，倪科洛生得高大，只好跪在籠子裏。礦井的牆圍也是狹小的，鐵籠沿着狹牆下降，沒有到

地，已聞着爛木頭和爛泥土的臭氣。升降機着地，倪科洛跳出鐵籠，他的闊肩膀從出口處擠到外面。他爲了抄近路，不走平坦的坑道，却在斜坡上連爬帶攀，飛快的走向工作地點。他的兒子倪士達和他一樣的上勁。倪士達對於工作，非常巴結，并且這一年來，他朝思暮想的，希望爬高一步，從一個粗工升到銑鐵工人。可是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礦山上，工人要高升一級，就非賄賂管工人不可。單靠他自己的工作努力，是不中用的。倪士達見到這一點，也想出此下策，却有點躊躇不決，也不敢告訴他的父親。這一次他下了決心。他等到領着一個月工資後，就請工頭布特洛喝酒。倪士達在這一年中，節省微小的工資，買了一條紅色絲頭巾和一雙小孩子着的黃皮涼鞋。這些好東西，原是買給他的愛妻萍娜和愛子倪古士的。他本已寫信通知萍娜，替她買了一條美麗的絲巾。現在沒奈何，只好送給布特洛了。當他走到布特洛的跟前，請這個高身材、細長頸子的傢伙喝酒時，怯生生的低語道：『我請你去玩玩，你肯賞光麼？』布特洛擺出一張公事面孔，細長頸子一搖一晃的說道：『不行，我沒工夫和你玩。』倪士達見他官架子十足，不覺冷了半截，但還不肯罷休，繼續求告道：『不要化費你多大工夫，就在近邊酒店裏，我預備用去五個盧布，叫點好酒好菜請請你。』布特洛的口氣緩和了一些，但仍舊說道：『怎麼好說費不了多大工夫呢？至少也要一兩個鐘頭哩。』倪士達覺得他言語間已經鬆動起來，便輕輕的對他耳語道：『我還有一點禮物要送你。』布特洛聽說請他喝了酒，還要送禮物，貪心大動，但還裝模做樣的回答道：『你們這些人，纏住了我就不

肯放。我真個忙得很，可是你硬要請我喝酒，也只好答應你了。我的朋友，你先走一步，我跟着就來。」他們在一家上等酒菜館中，叫來的美酒佳肴，都是倪士達從來所沒有吃過的。布特洛吃得大醉，又哭又唱的鬧了一陣子。最後，倪士達拿出一個包裹來，裏面是紅色的絲頭巾和黃皮涼鞋，還有煙捲和煙葉，交給布特洛，並輕聲說道：「這是送給你的太太和你的孩子的。」倪士達送過禮物後，才向布特洛開口，請他幫忙，換一種工作做做，調升銑鐵工人。這個醉醺醺的工頭，搖晃着長頸子，滿口答應，明天就可以辦到。倪士達滿肚皮高興，回到宿舍裏來睡覺。恰在那個時候，他們的故鄉發生了旱災；燥風吹遍荒原，麥田上一片驕陽，農作物都已晒死，倪科洛的家屬活不下去了。他的妻子瑪利寫信來，要和他們同居。婆媳兩人 and 五歲的倪古士，就要動身了。倪科洛接到這一封家信，焦急得兩眼發腫，心中想道：「這可完結啦！我將終身終世在煤礦裏做苦工，不能回鄉去種田了。」這一天他本來不樂意，因為在礦中採煤時，地層堅硬得很，工作不順利，無法採出大量的煤。現在又接到了這封惱人的家信。等到倪士達下工回來，他把這個壞消息告訴兒子，並說道：「她們來了後，我們要養活全家，格外要把錢財看得重，一文都不可浪費。你的工資發下來了麼？」倪士達一聽，也大吃一驚。父親問到工資，可是這一點點汗血工錢，昨晚全部請客，拿不回來了。他本來瞞着父親，此時更不敢明說。他一面回答父親，工資已經發下，一面却爬到自己的上層舖位上，故意用手摸索。摸索一陣子後，又故意裝做尋不着的樣子，翻弄着枕頭和布巾，還用手敲

敲床板。宿舍中時常失竊，倪科洛起初還以為真個被人偷去，也爬上兒子的鋪位，幫他找尋。後來看見倪士達一味做作，他忽然省悟，莫非是兒子把工資胡亂化費，現在却來裝做失竊的樣子。他就一把抓住倪士達的手臂，氣吼吼的問道：「你這個畜生！你把錢放在什麼地方？」二十五歲的倪士達，此時沒奈何，只好撒謊道：「我把錢放在枕頭下，被人家偷去了。」倪科洛不相信，怒發如狂，把兒子拉下鋪位來，仰臥在地板上。他用膝蓋抵住兒子的胸膛，厲聲盤問。倪士達還是說被人偷走。倪科洛掄起拳頭便打。工人們在旁圍着，也有勸解的，也有看熱鬧的，宿舍中喧聲大起。後來，倪士達知道不說真話是不行的了，他就輕聲說道：「我請布特洛喝酒，把錢用完了。我求他把我調升銑鐵工人。」這是出於倪科洛意外之事，他一時竟呆住了。接着他俯下身子，面對着兒子，氣急敗壞的臉色完全變溫和了。他手撫兒子的頭髮，顫聲說道：「孩子，你真傻！爲什麼不早說呢？」沒多天，他們兩人正在做工，瑪利婆媳帶着倪古士，到了工人宿舍裏。她們就在丈夫的鋪位前，放下一個包袱。她們的全部財產都裝在這個包袱中。她們坐在包袱上，老等她們的丈夫回來。年輕的萍娜想念着倪士達，同時想起他的信中告訴她，替她買有一條美麗的絲織頭巾。她不時偷偷的朝着丈夫的鋪位看一眼，猜想着那條絲巾藏在那裏。白髮盈頭的瑪利，却在回想過去。她半生辛苦的莊稼生活，所渴望的無非是自己置有一個小農場，從自己的肥母牛身上擠出牛奶來。現在一切都已失望，而對着目前的艱難生活，正不知怎樣過活。只有無憂無慮的小倪古士，在宿舍內到處奔跑。

深夜時，父子兩人方下工回來。夫妻母子祖孫們見面，真是又憂又喜。萍娜流下歉疚的眼淚來。小倪古士跳跳蹦蹦的迎接他的祖父。瑪利傷感得很，老淚滂沱，關於家鄉的悲慘故事是訴說不完的。倪科洛強作歡容，安慰他的老伴道：『唉！不要悲傷了，就在這兒同過苦日子罷！』工人宿舍中住的多是單身漢，倪科洛只好在角落裏用布幕隔開兩隻舖位來，一家子暫時安居下來。她們婆媳兩人倒也不怕沒有工作，工人們都把衣服換下來，交給她們洗。一連幾夜，這兩對夫妻，絮絮談個不了。年輕的夫婦富於希望，倪士達告訴萍娜，將來升做工頭時怎樣怎樣。老年的夫婦專講現實，瑪利說道：『我們有一間小小的茅屋才好！』倪科洛歎息道：『我們那裏有錢造茅屋呢？』瑪利問道：『難道老闖不能幫助我們麼？』倪科洛回答道：『老闖麼？唉！』可是在工人宿舍裏，他們畢竟是不方便的，過了幾天，倪科洛帶領着一家人，只好去拜求黑心老闖的恩賜。他們走到德國老闖白路得的辦公室時，一身冷汗，小心翼翼的，放輕了腳步進去。倪科洛把這幾天來想好了的說話，字斟句酌的說了出來：『爲了家鄉鬧旱荒，一家老少都到這兒來了。我向來是忠心耿耿的在礦裏工作，現在請你給我一所小屋子，就是茅草房也好。我們全家老少都可以住在你的礦山上。』那時他們運氣真好，碰到這個德國老闖正在興頭上，醜惡的胖臉上還有一絲笑容。他眯起一雙縱慾的紅眼睛，搖頭答道：『礦山土地皮少，工人又多，我沒有房子。』倪科洛見他態度還好，不免胆子大了一點，再三的求告他，結果是老闖大發善心，答應倪科洛在爛泥谷垃圾堆上造一間小屋。污穢惡臭的爛泥

谷，有錢人是看都不要看一眼的，受盡剝削的工人，能够在這裏獲得一小塊醜陋地，已經是喜出望外。闊肩膀而有力氣的倪科洛，蓬亂着一頭紅髮，在下工後，拿着鋤頭，要憑自己的一雙手，在爛泥谷開闢出二十平方英尺的土地，造起小土屋來。他走在前頭，後面跟着的是倪士達，手拿關口的T字斧。瑪利彎着脊樑，背起一個包袱，手拿盛有霉乾菜的黃泥罐頭，跟在她的兒子後面。這個行列的最後一人，便是年輕的萍娜攜帶着五歲的兒子。第一夜，他們整夜的使用鋤頭。倪科洛的小土屋，後來終於造成功了。別人看他的榜樣，都在爛泥谷建築窮人的宿舍。沒多時，爛泥谷變成了破爛的工人住宅區，大家都叫它狗兒村。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礦穴中活埋鐵漢 宿舍裏掀動工潮

話說倪科洛弄到一小塊爛泥地，着手建築小土屋，他可忙壞了。他一早起身，頭一個去上工；下工後馬上到爛泥谷去掘土挖泥。他把大部份睡眠時間，都化在垃圾堆上。他想要在礦井中找一塊鬆軟一點的煤層，以便採掘時省力一些，便去央求工頭弗理爾。不料弗理爾是個壞蛋，非但不肯幫忙，倒反作弄他。因為十五號礦坑，支撐礦穴的設備沒有做好，就在前幾天有一萬六千磅重的礦石坍下來，壓死一個礦工。出事後，弗理爾另派礦工哥華爾，到十五號採煤時，他寧可失業，不肯白送死。弗理爾威脅其他礦工時，也沒有一個人肯去。這個資本家的走狗正在爲難，倪科洛却來央求他指派輕鬆一點的工作，他便指定十五號。雖則他也輕描淡寫的說一句，十五號的礦頂沒有支撐好，但倪科洛不知詳情，以爲只要自己多留神，遇險就跑，有什麼要緊呢？倪科洛在十五號礦坑中，做工做得口渴難熬時，爲了跑開去喝水，來回要化費半個鐘頭，他愛惜時間，就伏在潮濕的牆上，吮吸一滴滴帶有火藥氣味的苦水。倪科洛在十五號礦坑中採煤，同時兼做拉滑車的粗工。他揹着一條帆布帶，拉着九百六十磅重的滑車，車箱內裝滿了煤。他沿着礦中的長坑道，膝行着拉動滑車。帆布帶勒紅了頭頸，尖煤塊割破了手，他都不管。一人兼做兩人的工作，可以多賺四十個哥比。他要養家，不得不替資本家做牛馬。這一天他真累得要死，可是一下工，便奔到爛泥谷去造房子。瑪利已經在地上整天的挖爛

泥，倪科洛一到，匆匆的咬了幾口黑麵包，立刻幫着他的女人，揮鋤掘土。他掘了一個地洞，把挖出來的泥土倒在洞中，又挑了兩鐵桶水倒將下去。他跳到地洞裏，赤了一雙腳踏泥。他要把爛泥塊踏得粉碎勻稱，然後做成泥磚，砌牆造屋。不提倪科洛拚命造房之事，且說倪士達請了一次客，居然達到了目的，升做銑鐵工人。他在鑄鐵工場上努力工作，力氣又大，一個人能做好幾個人的事，大工頭賞識他，沒多時便升做冶工助手。他的同事科爾布是一個冶工，熱切地歡迎他，並對他笑說道：『小夥子，你好呀！你真是鋼鐵一般的青年！可是這兒不是好地方，有人要吃你的肉哩。一切都要小心！』科爾布的話果然沒有說錯，那天倪士達一下工，布特洛便來找他，先向他道喜，升了級做了冶工助手，接着便丑表功，替自己吹噓了一陣；最後硬敲竹槓，要他請客。倪士達回報他沒有錢，布特洛馬上翻臉道：『哼！說得好，沒有錢。沒有錢就算了。我看，你明天還是做銑鐵工人罷。』倪士達沒法，只好請他喝酒。在酒館裏，布特洛一杯一杯乾個不停，倪士達却滿肚皮不高興。兩人都喝醉了，倪士達不知不覺的打了布特洛一拳。布特洛大罵起來，倪士達猛然驚醒，知道闖了大禍，馬上衝出酒館來。他跑到街上，茫茫然瞎走一陣。晚上的涼風吹醒了他的頭腦，他越發擔憂着急，恐怕這一拳要打掉了他自己的職業。他在街上踟躕到天亮，才跑到布特洛的住宅跟前，輕輕的敲着百葉窗。布特洛喝問是誰？倪士達對他說了幾句道歉的話，他含糊地回答道：『明天再說罷。』三天後，布特洛在大工頭前說了壞話，倪士達仍舊調回去做銑鐵工人。就在這個時期，軋鐵

間發生了工潮。罷工的工人派了代表來，要求銑鐵工人一致行動。科爾布第一個通知倪士達道：『趕緊停工！』隨後又跑去通知模型工人、滾鐵工人和瓦斯工人。工人們集合在一起，回到宿舍裏來。他們靜默地表示堅決的意志，不唱歌也不喊口號。到了宿舍時，科爾布對着周圍的工友大聲呼喊道：『同志們，資本家及其走狗，不把我們當人看待。我們罷工呀！他們不改善虐待我們的行為時，我們決不上工！』鐵工廠裏醞釀工潮，沒有波及到煤礦裏。倪科洛一面採煤，一面趕造小土屋，好幾夜沒有睡覺，他還是精神抖擻。十五號的煤層果然鬆軟得很，掘下去得心應手，煤塊好像沙土一樣散將開來。可是支撐的工程沒有做好，煤坑越掘越深，就越有倒塌的危險。管工的弗理爾不敢深入坑道，老遠的對倪科洛說了一兩句話，便溜跑了。倪科洛雖破費了一些工夫，加上幾根柱子支撐着，但也無濟於事。那一天，有一部運煤的馬車在坑道中，那個馬車夫突然聽得一陣木頭碎裂聲，軋軋地響個不已。支撐礦穴的木柱子已經斷折，一瞬間就要牆坍頂塌。馬車夫連忙驅馬出奔，但已無及，人馬都被狂風吹倒。馬車夫剛倒下去時，只聽得倪科洛一聲慘嗥，人已活埋在礦穴中。兩天後才把他掘出來。人們想不到這個紅頭髮的礦工，結實的身體，真和鋼鐵鑄成一樣；他沒有被壓死，也沒有窒息死。也許被壓處留有空隙，也許礦穴中還有空氣流通，總之，他沒有死。當倪科洛被抬上來時，他躺在一塊帆布上，渾身都是煤屑，胸前青紫紅腫，一雙鷹爪似的手緊緊抓住自己的褲子。他人事不知，大家都以為沒救的了。醫生趕開開看的人們。瑪利聞訊，跛着腳一顫一簸